

## 我的生活觀念

王小珍

生活，包括了一個人所有的行爲、思想，還有一個人所在的客觀環境。蔣公在民國二十三年提出新生活運動的要目：整齊、清潔、簡單、樸素、迅速、確實；在今日雖然物質環境優越，生活方式有所不同，但是新生活運動的精神仍然是不變的，這也是我主要的生活觀念。

在食、衣、住三方面，我認爲整潔、均衡是最主要的要求。人必定要建立一個健康的外在環境，才能自其中獲得健康，這不僅是生物的基本需求，我認爲健康還是一種財富，一種得天獨厚的享受。特別再提出「衣」這一點，現在時裝不論款式、質料都不斷在更新，服裝種類之多，變化之快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在這種環境中，我的衣著觀念是：不求流行、華麗，而要穿出一個人獨特的格調，就像一個人做事，思想要有自己的原則、風格一樣。

行爲常能表現一個人的內在心態；我的原則是不能不守矩，這裏的規矩除了一般禮教的要求之外，還包括：一個人能力的大小。也就是要守本分、踏實。不要過分誇張自我，可以要求自己更進一步的修養工夫，還可免於傷害別人，顯得容易親近。一個人不能虛有其表，而是要讓想要了解自己人發現你這個人別有洞天，而愈來愈欣賞你；所以我想適時的緘默是表達自我最佳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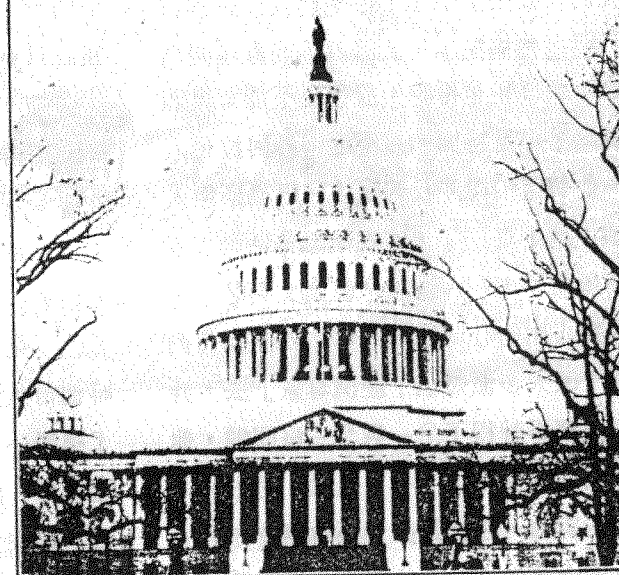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中還不能缺少的，就是思考、建立理想、立定志向勇往直前的工夫。多思想、多看、歷練出一個人對事物更成熟的看法；超越現在環境的紛擾、阻隔，見到應走的人生大道；

從平凡、忙碌的生活中超脫出來，建立一個偉大的志向。我想古往今來偉人之所以異於常人，乃在他們思考後所生的一種澄澈，超遠的眼光，別人汲汲營營於現在的日子，他們卻能突破環境的包圍，快樂而奮衝勁地把理想一步一步實現，終究他們成就一件大事，而其他與草木同朽。國父說的立大志，給了我許多力量，也啓發我很多領悟。

我常常會抱怨生活中的一些事，但再經細細地思想，就不再抱怨，反而心存喜樂。我想通了，生活中的困難、快樂、打擊挫折、紛擾給我的意義，不再是表面上的價值、感受，而是帶給我更深的收穫。因此事我更磨鍊出勇氣，因此事我更鍛鍊出耐力，因此事我更具能力，因此事我更能替別人著想，我的喜樂把埋怨的情緒整個地淹沒，我想這就是享受生活的真義吧？

每一個人都只有一輩子，每天也都只有二十四小時，我要怎麼過？在優越的現代生活環境裏，我將怎麼生活其中？我該做、想做的事是什麼？如何做？我在世界中擔當有什麼責任？這一串的問題，都要我思考，思考所得，就是我的生活觀念。

## 華府翦影



天志

八月的華盛頓，秋高氣爽，林蔭大道兩旁，楓葉正趕時髦的換上新裝，染得一片亮紅。白宮，在橢圓的辦公室裏，雷根總統悠閒地半躺在搖椅裏，雙手交叉在腹部；脫了鞋的兩隻腳蹠在辦公桌上，正搖晃著不知在爲那首曲子打著節拍。

「啊—呵—呃！」「多麼美好的早晨！」一面想著，又打了個呵欠。沒有人來作慈善樂捐，沒有人來拉保險，沒有煩人的公事和那勞什子的鳥會議，更沒有人揚言要宰他，真是個舒服的日子。「嗯，打個盹吧！反正沒事……」想著他採取了個更舒服姿勢，闔上眼，輕輕的準備睡了……。

「嘩—嘩—嘩—嘩……」劃破了寂靜，總統桌上的熱線電話催命似的不停嘶喊著。

「他媽的！那個衰人……」雷根咕噥著翻了個滾，心不甘情不願的抄起電話來。

「呵—喂，喂，哈囉？誰啊？」雷根打著呵欠，滿口應付著。

「是，我就是雷根，誰啊？—哦，是哈比，你不是在中東嗎？發生了什麼事？—什麼，他們欺負你，他們是誰？—不要哭，有話慢慢說—啊，比金欺負你，怎麼回事？你們不是相處融洽嗎？—誰說的？外面新聞界都這麼說啊！—什麼，他們亂說？到底怎麼了？—哦？——嗯，—他不接受你的調停？—他不接受你的建議？—也不理你？哦，他罵你無能？—豬？—要把你踢回美國？嘻！說得好，—啊，沒有，我沒說什麼；我在聽啊！—你不幹了？—我說他媽的這怎麼可以！——呸！老不死的比金——啊，你要我派第n艦隊去轟他？嘿，這可不成，你知道第n艦隊是示範敦陸艦隊，特用來宣揚昭示我大美利堅的國威，不能拿來打仗的。弄髒了又得花錢清洗——巡弋飛彈？或

是B-1？幹麼，這可不行，破壞武器均勢，蘇俄會提出抗議的——禁售武器？這他媽的我說你哈比是不是瘋了？沒有猶太企業家支持華爾街，我們都要去上吊了！沒他們我們就別打仗了，只要他們擺擺手，武器製造商都得關門倒閉，拿什麼打啊？再說，我們也不能背棄盟邦，——台灣？那是特別，——不能得罪阿拉伯人？老兄，他們還怕得罪我們呢！——巴勒斯坦人？統統滾下地中海好了，老在搞恐怖活動賣新聞，都快煩死了，——道義？值幾文啊？——我說哈比啊！你的心情我很了解。要整以色列人？可以！改天多派幾個「經濟專家」去，弄垮他們的經濟不就得了？——啊？——沒問題，他們有啥本事我了解得很！——是啦，是啦，——哎，我告訴你，你好好幹，不會虧待你的，每月加你五十塊怎樣？——什麼？六十？好吧，好吧！——嗯，好啦，少廢話！——哎，我說你這電話那兒打的，雜音這麼吵？啊，公共電話？他們說你會偷撥長途電話，果真沒錯，哈！——啊，沒有，沒有；就這麼辦了，——好的，好的——好，再見！」

放下話筒，雷根頹然的倒回沙發裏。

「呀——」他長長的歎了口氣，然後忽然想到什麼似的，拉開了抽屜，拼命地不知在翻掘著什麼，零亂的把些個衛生紙，消痔丸，橡皮筋，糖豆，泡泡糖，還有決定大事用的骰子和銅板，兔子腳，馬蹄鐵擺了滿桌上。

「叩、叩、叩……」有人在敲門。雷根仍忙亂的摸索著，一付漫不經心的應著：「進來！」

隨著門聲，國務卿海格走進來，他嘿嘿的好笑了二聲，自顧自的一屁股就坐上雷根的桌沿。

「嘿，隆德老兄，你在找啥？」

雷根猛然半抬起頭來，給了他一個衛生眼。

「別煩我；叫我總統先生，——你又來幹嘛」

「哈，我知道你要找香煙——哪，這兒，大前門牌，中國製，貝克從北京帶回來的。喂，我說貝克已回來好幾天了，想見你並做個簡報，怎樣，嗯？」

「告訴他少嚕嗦，我沒空！」雷根不耐的吼著。

「可是柴澤民大使也要一道來喲！嘿，有沒有時間啊？」海格不慌不忙的說著。

「柴……，好吧，跟他約明天中午，順便叫他帶隻烤鴨過來！」雷根呻吟了一會兒。

「嘿嘿……，我就知道你答應，你可惹不起中國當局，好了，我走了。」海格走了二步，又回過頭來。

「哦，對了，我明天把辭呈送過來——山難容二虎，更何況做國務卿也撈不到錢……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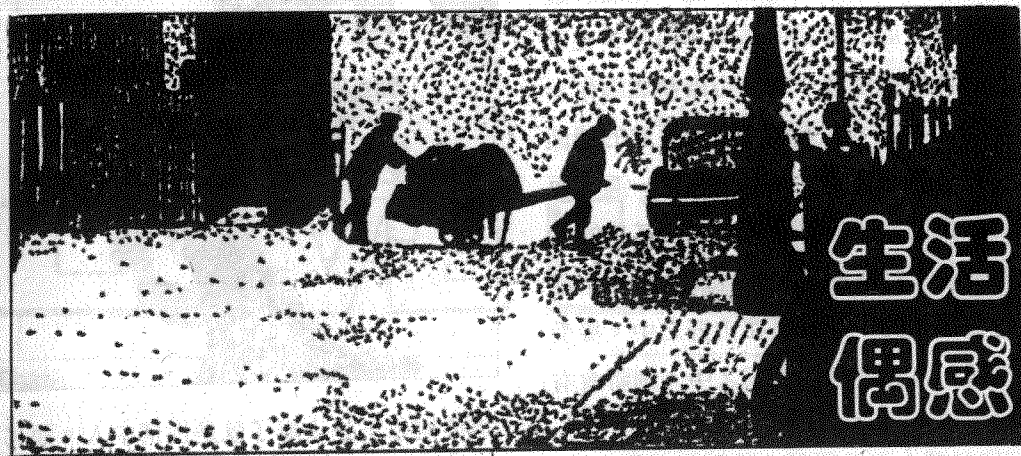
「閉嘴！快滾出去！」海格仍和緩的踱出去，雷根一面破口大罵著。

海格走後，辦公室又恢復了原有的寧靜。只是陽光已輕輕的溜過窗簾洒在地毯上，窗外鳥雨花香，景物依舊，但雷根的心情已變得沉重了。

「唉……」邊歎著氣，雷根起身到窗邊拉開了帘子，陽光卻刺傷了他的眼睛；他蹣跚的跌撞回沙發，瞥見了擺在桌上的大前門香煙，也就楞楞的拿起，抽出一支，點燃，吸了一口。

「咳咳咳，呸！什麼狗屎煙，這麼難抽，咳……」

憤憤地把菸揉在煙灰缸的餘燼中，嘆口氣，他又慢慢的躺回椅子。窗外，仍是華盛頓耀眼的陽光，微風拂過，一片紅葉不經意的飄落下來……。



## 欲鳴

快過年了，清理房間時發現了一盒國小時使用的蠟筆及一支算盤，這二樣東西在我童年時光裏占了相當大的比例，尤其是算盤，從國小二年級起我每天就在父親的督促下學習，直至上了國中才停止。看見了它，不禁打起小時父親常見我練習的數字連加法，雖然指法已生疏了，反應也慢了，我仍然慢慢的打到100，只為回味小時的時光，而望見桌上擺著的計算機，雖然明知目前或將來已不太可能用得著算盤，那分難以割捨的情感使我有不知如何處理它的矛盾。至於父親，直到現在仍然使用著算盤，而且指法反應並未隨年齡而減低，也許是老一辈對傳統總會有的一種執著吧？

而那盒蠟筆，顏色還十分齊全，可見當時才使用沒有多久，丟掉實在可惜，我決定送給讀國小的外甥女，沒有想到她一聽到我說送她蠟筆，竟然笑著說：「我們早就不用蠟筆了，只在一年級用過，現在已使用水彩了。」讓我聽了覺得似乎只有丟棄一途了，因為留著它也還蠻占空間的。

第二天，我決定親自將蠟筆及一些小時用剩的東西丟到垃圾車上，畢竟它們也可當為回憶的橋樑，而我正要丟棄它們。當垃圾車的聲音遠遠傳來時，我又有種想將它們放回房間的衝動，縱然是塞在角落也好，但自己的腳步卻一直沒有移動，等到垃圾車停下時，我還是將它們丟到車上，然後覺得有些可惜又有種解決了事情的輕鬆感，因為每年我總會為了一些小時用剩的東西去思考著如何處理它們。

回到房間，看到了那支算盤，我把它擺在計算機旁，決定偶而也用它。

## 書與思

從小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，要多看書以從其中獲得知識，但並未強調思考。於是在這原則裏培養出依賴書本，但較不著重實際及自我思想的一群人，較少想到要去發掘書本以外的事物，或是以書本外實際的事物來確定書本的正確性，當然，這些也就成為靜默而缺少生氣活力的一群人。

一位西方哲人曾說：「太常看書會阻斷了」